

1958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二十世纪苏俄文学
最重要的伟大作品之一

其出版境遇坎坷，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
也使作家饱受时代带来的窒息和屈辱。
小说涉及20世纪苏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触及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各方面的问
题，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日瓦戈医生（上）

【苏】B.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幕娟◎译

· 帕斯捷尔纳克卷 ·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日瓦戈医生（上）

【苏】B.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幕娟◎译

· 帕斯捷尔纳克卷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瓦戈医生：全2册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谢幕娟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ISBN 978-7-5502-4489-4

I. ①日… II. ①帕…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853号

日瓦戈医生

作 者：(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谢幕娟/译

选题策划：王成国 郎爱民

责任编辑：王 巍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许 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0 千字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35 印张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489-4

定价：6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64243832 4006586676



本书主要人物关系简介

尤里·安德雷维奇·日瓦戈是放纵不羁的安德雷·日瓦戈和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日瓦戈的儿子。艾夫格拉夫·安德雷维奇·日瓦戈是尤里·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哥哥，为安德雷·日瓦戈与斯特巴诺娃·爱丽丝公主所生。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韦德尼亚皮是其舅舅即科里亚舅舅。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乌纳·格罗梅科即冬妮娅，是化学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和安娜·伊娃诺夫娜之女，而安娜的父亲是伊万·俄奈斯托维奇·克鲁埃戈尔，伊万既是地主，又是钢铁厂厂长。少年时，尤里·安德雷维奇·日瓦戈与一个律师的儿子米沙·戈登同住在格罗梅科家里。

拉丽莎·菲奥德罗夫娜·古伊沙尔即拉拉，是寡妇阿玛莉亚·卡尔拉夫纳·古伊沙尔之女，阿玛莉亚来自法国，但在俄国生活多年。罗迪奥恩

即罗迪亚，是其弟弟。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洛夫斯基是安德雷·日瓦戈的律师，同时也是古伊沙尔夫人的情人和顾问。

拉夫雷恩提·米克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塞拉菲玛·菲利普夫娜是其妻子，两人育有女儿娜迪亚和莉帕。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提波夫即帕沙或帕什卡，是铁路工人帕维尔·菲拉波托维奇·安提波夫的儿子。父亲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帕维尔与另一个铁路工人革命家庭提瓦辛斯住到了一起，即库普里安·萨维里维奇与其母亲玛法·加夫里洛夫纳。

基马塞特蒂恩的儿子奥塞普·基马塞特蒂诺维奇·加利乌林即尤苏普卡，是提瓦辛斯一家人所住公寓的守门人，信奉穆斯林教。

伊诺克提·杜多罗夫即尼卡，是革命恐怖分子迪梅恩提·杜多罗夫和一个格鲁吉亚公主的儿子。马克尔·什查波夫是格罗梅科家的门房，玛丽娜即玛丽恩卡，是其女儿。



目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 1 | 第十章 公路 / 292 |
| 第二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儿 / 18 | 第十一章 森林兄弟 / 314 |
| 第三章 斯万提斯凯斯的圣诞派对 / 57 | 第十二章 花椒树 / 338 |
| 第四章 命中注定 / 82 | 第十三章 带雕塑房子的对面 / 362 |
| 第五章 告别过去 / 118 | 第十四章 回到瓦利吉诺 / 405 |
| 第六章 莫斯科营地 / 152 | 第十五章 结局 / 450 |
| 第七章 开往乌拉尔的火车 / 194 | 第十六章 后记 / 487 |
| 第八章 抵达 / 238 | 附诗 / 503 |
| 第九章 瓦利吉诺 / 262 | |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1

人群一边走，一边唱着《安魂曲》^①。无论歌声何时停下，行走的双足，嘶叫的马群，还有阵阵呼啸的狂风似乎都会把这悼歌接下去。

路过的人自觉自发地为送葬的队伍让路，不动声色地默数花圈，然后在胸前画十字架。有人好奇地问：“这是给谁送葬呢？”旁人答：“日瓦戈。”“哦，原来是他，那我就明白了。”“不是日瓦戈先生，是他的妻子，日瓦戈夫人。”“咳，这是一回事。愿她的灵魂安息。这可真是场隆

^① 《安魂曲》又作《安魂弥撒》，追思曲，是一种特殊弥撒，用于基督教悼念死者仪式中演唱的合唱套曲。

重的葬礼。”

逝者如斯，最后的时刻终将过去，无可挽回。

“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①神父一边默念经文一边在胸前画一个十字架，将土撒到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身上。接着，众人齐唱《正义的灵魂》，然后便是一阵肃穆的忙乱。棺材被盖上了，钉了钉子，让人抬着放进坟墓里。四个人用铁锹匆忙地往坟墓里填土，像凝结的土块雨一样落在棺材盖上。很快，棺材上就顶起了一座小土丘。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儿爬了上去。过于隆重的葬礼容易让人恍惚麻木，而现在这恍惚与麻木逐渐消去，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个小男孩儿的感同身受——他定是想去母亲坟头说最后几句话吧。

孩子扬起头，看了看秋日的萧条景色和修道院的圆顶，眼神略显空洞。他的鼻子微微上翘，脸庞显得有些扭曲，只见他往外伸了伸脖子。如果一只小狼崽做这个动作，人们肯定会认为它马上就会开始嚎叫了。但小男孩儿只是把脸埋进双掌中，低声地啜泣起来。寒风卷着冷雨打在他的手上、脸上、身上，毫无怜意。这时，一个穿紧身黑衣的男人走上前去。那是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韦德尼亚皮，是下葬的玛利亚的哥哥，也是哭泣的小男孩儿的舅舅。尼古拉伊以前是个神父，后来主动请求解除神职。他走到男孩儿身边，牵着他走下坟头。

2

尼古拉伊决定和小尤拉^②在修道院过一夜，因为过去有点交情，修道院便给尼古拉伊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其时正值圣母节的前夕。第二天，他们就要去南方，去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城镇，尼古拉伊舅舅在那儿为当地的一家进步报社工作。他们买好了票，东西也都收拾妥当，放在房间里头。车

① 《圣经·赞美诗》24：1，意为天地万物都属耶和華，他是宇宙并万物的主宰。

② 尤拉是其小名，尤诺奇卡是其爱称。

站离修道院不远，在屋里甚至能听到火车汽笛的哀鸣声。

当晚天气变得很冷。小房间的两个窗户都是落地而开，朝向一个荒废果菜园的角落。透过窗子可以看见果菜园主道上结冰的水洼，还看得见稍早时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下葬的墓地一角。果菜园只有靠墙处长着一丛金合欢和几棵卷心菜，甘蓝卷心菜的蓝色叶子一层紧裹一层，似乎连它也怕了这寒冷的天气。每当有风吹过，无叶的金合欢就会随风摆动，好似着了魔一样，之后又静静趴到地上。

深夜，睡着的尤拉却被敲窗户的声音惊醒。原本漆黑的小房间诡异地亮成了一片白。尤拉不顾身上只穿了内衣，他急切地跑到窗子边，脸紧贴着冰冷的玻璃。

外头看不见小路，看不见墓地，也看不见果菜园，外头只有漫天的风雪。暴风雪好似是发现了尤拉，并意识到它对这样一个小男孩儿的恐吓力，于是它咆哮，怒吼，千方百计要把这小男孩儿吓住。雪花在天空中飘舞翻卷，大地白茫茫的一片。世界仿佛只剩下这暴风雪，再无其他。

当狂风卷着暴雪扑到窗台，尤拉的第一反应是穿衣服，并跑到外面做点什么事。他担心那片卷心菜地会被雪埋住，再没人能挖得出来；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妈妈会在地下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小尤拉又哭了，泪流满面。尼古拉伊舅舅被哭声惊醒，走过来安慰他。尼古拉伊打了个哈欠，倚靠在窗边，若有所思。

天光破晓，两个人开始穿衣洗漱。

3

母亲还活着时，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抛弃了他们母子，而自己在西伯利亚过着放纵不羁的生活，大肆挥霍着上百万的家产。母亲总是跟他说，父亲去彼得堡做生意了，或者说他去了伊尔比特的某个大集市。

尤拉的母亲一直都被病魔缠身。发现患有肺病之后，她开始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治病。有两次母亲虽然带着尤拉一起去，可是却总留他

单独和一群陌生人待在一起，并且每次在一起的人都不同。尤拉渐渐习惯了这种不断变化的人和事，再加上复杂的背景和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古怪事情，他也就认为父亲不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了。

尤拉依稀还记得小时候很多事物都是以他的家族姓氏命名的。比如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大楼、日瓦戈领带别针，甚至还有一种小面点被称作日瓦戈蛋糕。那时如果你在莫斯科对拉雪橇的人说“日瓦戈”三个字，那就等同于说：“拉我去廷巴克图！”接着，你便会被带到一个童话王国，那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安静花园。乌鸦在枞树的枝头停下，抖落一地白霜，凄清的叫声在天地间回响，好似木头碎裂的咔嚓声。纯种犬穿过一片空地，从大路那边新建的房子里奔过来。再往前走，你会看到暮色映衬下的华灯初上。

可是，突然间，所有这些都不见了。他们一无所有了。

4

1903年的一个夏日，尤拉同尼古拉伊舅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穿过田野离开。他们要去拜访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这个人住在杜普兰卡。他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本畅销教科书的作者，还是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主人，是生产丝绸的工厂主，又是一名了不起的艺术品赞助人。

时值圣母节前夕，到处都是一片丰收景象。不知是因为人们都在家准备过节还是因为日头太大，总之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收割了一半的土地在似火骄阳的炙烤下，好似被剃了一半的犯人脑袋。鸟儿在头顶盘旋，阳光下的麦子一根根挺得笔直。远处，一捆捆整齐的麦子排在麦茬上，盯得久了，那麦垛仿佛能动的，跟一个个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土地测量员一样。

“这些地是谁的？”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问帕维尔。帕维尔是尼古拉伊舅舅雇用的勤杂工，此时他正坐在大箱子的一边，肩背拱起，双腿交叉，显然他不擅长驾车：“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些是地主的。”抽着烟的帕维尔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转向另一边：“那些才是农民的土地！过去——”他朝马大吼一声，眼睛直直地盯着马尾，身体拱起好似一个正检查压力计的工程师。这两匹马和世界上其他拉车的马一样——辕马忠诚而老实地拉车，而另一匹马则跟天鹅一样弯着脑袋，看似费力实则偷懒。

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身边带着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书，书里有一些关于土地问题的见解。考虑到越来越严格的出版审查，这位出版人想让作者对书适当做些修订。

“这儿的人都疯了。”他对帕维尔说，“听说附近村子有个商人被割喉了，郡里的养马场也被人放火烧了。这事你怎么看？你们村里有人讨论这事吗？”

帕维尔显然对这事抱着更悲观的态度。尼古拉伊此行的目的是让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软化他在耕地问题上的激进观点。

“谈论？农民们都被宠坏了——日子过得太好了。这对我们这种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扔一根绳子给农民，上帝知道我们会立刻勒住对方的喉咙——过去，那边！”

这是尤拉第二次跟舅舅到杜普兰卡来。他本以为自己记得路，每次穿过一片田野来到森林边上，他似乎都知道要转左还是转右。绵延六英里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似乎就在眼前，远处的河流和铁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可每次他都弄错了。穿过一片田野又是另一片田野，一眨眼又钻进了很容易迷路的森林。这种广袤无垠让他的心中生出一种自由和喜悦的感觉。而这感觉让他开始畅想未来。

当时，让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名扬四海的书都还未写就。尽管思想已经成形，但他还不知道如何表达。不过那之后不久，他便在当代作家、大学教授和革命哲学家中赢得一席之地，这是因为他和这些人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不过除了使用相同的术语之外，其余并无相似。那些人无一例外地死守着这样或那样的教条，并满足于浮夸而肤浅的言辞，但尼古拉伊神父对托尔斯泰和革命理想主义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还在不断

地深化。他满怀热情地寻找着一种思想，激发它，吸收它，他相信这会指出变革的方向，闪电或雷鸣一样的思想能同任何一个人对话，哪怕是小孩儿或者文盲。他急切地渴望某些新东西。

尤拉喜欢跟舅舅待在一块儿，因为尼古拉伊舅舅总能让他想起母亲。和母亲一样，尼古拉伊舅舅崇尚自由，并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两个人都相信世间万物生来平等，都拥有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天赋，并且能在激情退却之前将心中所想表达出来。

尼古拉伊舅舅带他一块儿去杜普兰卡，这让尤拉很是高兴。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并且那个地方也能让他找到与母亲相关的记忆。母亲喜欢大自然，经常带他去乡间漫步。

尤拉还渴望再次跟尼卡·杜多罗夫见面，尽管尼卡比他大两岁，可能不怎么看得起他。还在上学的尼卡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跟尤拉握手时，他会使劲儿把手往下拉，并且头垂得很低，头发把额头和半边脸挡住。

5

“最大的问题在于贫困。”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在读修订后的手稿。

“我想，用‘本质问题’更好。”伊万·伊万诺维奇对排版毛条提出修正。

他们在暮色半掩的玻璃长廊中讨论。花洒和各种园艺用具随意摆在地上，一把破椅子的椅背上挂着件雨衣，沾满污泥的靴子靠在墙角，靴子的长筒耷拉到地上。

“另一方面，出生和死亡数据表明……”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又读。

“这儿要插入‘截至目前’四个字。”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做了个标记。他面前摆着一本草稿，几块小的花岗岩石头压在上面，充当镇纸。

修订工作完成之后，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想即刻离开。

“看这天气，会有一场大暴雨，我们得赶紧走。”

“没有那回事。怎么能让您这么匆匆忙忙地走呢！我们先过去喝杯茶。”

“可天黑前我必须得回到镇上。”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可不会听。”

这时，一股煮茶的清香气息从花园里飘过来，混着烟叶和天芥菜的味道。一位女仆端着放满奶油炼乳、浆果和奶酪蛋糕的托盘走过来，并说帕维尔去河里洗澡了，连马也一起牵了过去。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便也不得不暂作逗留。

“趁下人们泡茶的工夫，我们也到河边去走走吧。”伊万·伊万诺维奇建议道。

尼古拉伊跟科洛格里沃夫早有交情，所以受到了盛情款待，庄园主给他安排了两间上等好房。庄园的一个僻静角落处有一所小木屋，带有一个小花园，木屋离一条废弃的车马道很近。不过木屋如今已是草长莺飞，荆棘满地，成了堆放杂物和垃圾的地方。科洛格里沃夫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家财万贯，却十分理解革命斗争，与妻子旅居国外。庄园里只住着他的两个女儿娜迪亚和莉帕同她们的家庭教师以及几个下人。

安排给尼古拉伊住的上房同庄园间隔着一丛茂密的黑刺李，房前有一块草地，主屋四周还围着一个人工湖。当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抄近道从荆棘丛中穿过时，几只麻雀被吓得四散奔逃。黑刺李随着人的走动而左右摆动，窸窸窣窣的声音恍如清水流过水管。

他们绕过温室和园艺工人住的小屋，途中还经过了一片石雕废墟。一路上两个人谈论着科学界和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是的，那都是些有才华的人。”尼古拉伊·尼古拉伊维奇说，“不过如今的潮流是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群体。信索罗维耶夫也好，康德也好，或马克思也好，团体始终都是平庸之辈的避难所。只有独自追寻才能找到真理，而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付出忠诚？很少，真的很少。在我看来，一个人需得忠诚于不朽，这‘不朽’算是‘生命’的另一种说法，一种更强烈的表达。一个人得忠

实于不朽，忠实于上帝！啊，你肯定对此嗤之以鼻，可怜的人。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不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应了一声。伊万身材单薄，头发花白，跟条鳗鱼一样经常扭动身子，他还留着一撇滑稽的胡子，这让他看上去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总喜欢用手抓胡子，还把胡子修得尖尖的。

“没错，我不表态。你知道的，我看这些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不过既然说到这儿来了，你能告诉我，你被解除神职时是怎样的感受吗？我敢打赌，你当时肯定害怕。他们没有开除你的教籍，是吗？”

“你可别想转移话题。不过，为什么不……开除我的教籍？没有，他们现在不做那样的事了。那么做对谁都不好，还可能引起某些很严重的后果。其实这就跟一个被长时间禁止参军的人一样，他们只是不准我再到莫斯科或彼得堡去。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说了，人得对上帝忠诚。我会解释给你听。你不理解人如何能成为无神论者，也不明白人如何能不管上帝存在与否或上帝为何存在，却相信人的存在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历史状态，而这段历史正是始于耶稣，耶稣的福音教义正是其基础。说到这儿，究竟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上千年来对死亡之谜的系统性探索，目的就是要战胜死亡。这也是人们发现数学无穷性和电磁波的理由，是他们谱写交响曲的原因。到如今，若没有明确的信仰，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没有精神的力量，人类是不可能有什么重大发现的。而这种精神力量恰是植根于福音教义。这是怎么说呢？首先，爱护友邻，这是生命力的高级形式。一旦一个人的内心充满这种力量，它就会自发地溢出来，影响他人。而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两个理想是——没有这两个理想，人无法称之为人类——解放个性和不畏牺牲。注意，所有这些都是最新潮的观点。古往今来，历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历史上从来不缺残暴无人性的卡利古拉^①，他们从未想过奴役者只是一群缺乏才能的人。他们用青铜做碑，用大理石做柱，为自己歌功颂德，以求死后永垂不朽。一直到耶稣

^① 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以残忍著称。

诞生之后，人才得以自由呼吸。直到我们有了耶稣，人才能面朝未来而生。人类不再如狗一样死在沟渠中，历史里的人至少可以死得其所，并且征服死亡的工作也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耶稣自己的死，就是这一工作的一部分。哦，我说了很多，对吗？不过我很可能是在对牛弹琴。”

“这是形而上学，我亲爱的伙计。我的医生不许我谈论这些，我吃不消。”

“哦，好吧，你真是无药可救了。那我们就不说了。上帝啊，多么伟大的观点，你可真是幸运。不过我想，哪怕你每天都和这些真理生活在一起，你也未必能看得见。”

波光粼粼的河面好似一块打磨了的铁块，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没看一会儿眼睛就被耀花了。突然，几股波浪击碎河面，只见一艘拉着马车、马、农夫和农妇过河的大船驶过河中。

“瞧，现在才五点过几分，”伊万·伊万诺维奇说，“还有快车从塞兹兰^①过来。通常车都是五点过五分经过这儿。”

远处，一辆黄蓝相间的火车自右向左穿过平原，因为隔着很远的距离，火车看上去成了一个小点儿。可突然，他们注意到那火车停下了。白色的蒸气不断喷出来，紧接着又响起一声长长的汽笛。

“这可真奇怪。”伊万说，“肯定是出事儿了，不然车怎么会无缘无故停在沼泽地中央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走吧，我们喝茶去。”

6

尼卡没在花园里，也没在房间里头。尤拉猜他可能是躲起来了，因为尼卡烦他们了，并且他相对尼卡而言太小了。当舅舅和伊万在长廊上讨论书本修订工作时，尤拉就一个人在园子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这个地方可真迷人啊！小黄鹂叫得清脆，每次都是叫三声就停下，

^① Syzran，俄罗斯欧洲部分东部城市。

停顿的时间刚好够这雾朦长笛一样的声音消散，直至最后一丝振动停止。空气中飘着花香，一阵阵扑鼻而来，仿佛那花香是迷路了，一动不动，固定在花丛的上方。这让尤拉想起昂底布^①和波狄吉拉。尤拉这边看看，那边瞧瞧，草地上仿佛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可凝神细听，那不过是鸟儿的欢叫和蜜蜂的嗡鸣。时不时地，尤拉恍如听见母亲在唤他，唤他跟她一起走，去别的地方。

尤拉走到水沟旁，并沿着沟边的矮丛走到一处赤杨林。

赤杨树的下面散落着黑而潮湿的断枝，花开得很少，带切口茎的马尾看着好似《圣经》上画着的戴埃及头饰的人。

尤拉越来越觉得孤独。他想哭。双膝一软，他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上帝的天使，我神圣的保护神啊，”他祈祷，“请让我坚定地走在真理大道上，告诉妈妈我一切都很好，她不需要担心我。如果泉下还能有知，哦，上帝，请您把妈妈接到您的天堂，让她和圣人一同闪耀。妈妈那么善良，她纯洁无罪，请您对她仁慈，上帝啊，请您一定不要让她受苦。哦，妈妈！”尤拉肝肠寸断，他大声唤着母亲，好似母亲是他的另一个保护神。他太过伤心，以至于再也无法承受，突然就晕了过去。

不过，尤拉并没有失去意识太久。醒来时，他听到舅舅正在大声叫他的名字。尤拉应了一声，然后便开始往上面走。突然，他想起自己还未为失踪的父亲祷告，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曾教过他。

不过刚才的晕厥让他的身体轻飘飘的，那种感觉很美妙，他不愿意失去这种感觉。尤拉心想下次再为父亲祷告应该也没事，他自言自语道：“让他先等等吧。”其实，尤拉压根就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了。

米沙·戈登坐在火车的二等车厢里，他跟父亲一起出行。他的父亲是

^① Antibes，法国东南部海港。

一名律师，来自格雷博格。米沙年约十一岁，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脸上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刚上二年级。父亲格里格瑞·奥斯帕维奇·戈登日前被调往莫斯科担任新职务，母亲和几个姐妹前几日就已出发，提前过去打扫房子。

两父子已经在旅途中渡过了三天。

白晃晃的阳光洒满俄国的田野、草原、村庄和城镇，火车轰隆隆驶过，扬起一片带着热气的灰尘。马车在公路上成队前行，偶尔也会有马车从队伍中退出，抄近路走。坐在飞速行驶的火车上看那些匀速前行的马车，马车就跟静止了似的。

每每抵达大一点的车站，乘客们就会跳下车，一窝蜂地涌进小卖部。此时，阳光照着车站的小花园，照着人们的后脚跟，也照着火车静止的车轮。

世间的任一单独行为都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可一旦放到一起，这些行为便融进生活的河流中，让人自然而然地沉醉。人们做着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行为机制背后的关切都不尽相同。可要是没有一种超脱于个人关切的更高层次的绝对自由感进行引导，这种机制就无法正常工作。这种自由源自一种感受——所有人都是互相联系的，并且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快乐的感受，感受到世间的万事万物并不只限于土地之上，或土地之下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它们同时也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有些人把那个地方称作上帝之国，有些人将其称为历史，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叫法。

可米沙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关切的感受始终主导着他的身心，并且这种感觉丝毫不会因安全感的增加而削弱。米沙知道自己身上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他甚至还会有些病态地去刻意观察这种特质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结果让他很沮丧。这种关切感的存在对他而言无异于一种羞辱。

自打记事起，他就不停地问，为什么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长两只手两只脚，说同样的语言，过同样的生活，可又跟他们如此不同？为什么他只能得到这么少的爱——甚至，根本就得不到爱？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比其他人都要差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来提升自我？成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它的目的何在？这种徒劳挑战的好处或者公道又在